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十七

我七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集華亭會集

費○始建置州學

二十六年沙門法秀者夢異僧勸置袈裟
五百領施曰向寺僧既覺歎異遂乞丐造

我七

之然徧訪所謂回向寺者咸無得焉一日
道途一僧逢而問曰託置袈裟今成未秀
曰成矣僧曰吾導女入回向寺女可裹糧
載燧從吾以往秀曰諾翌日隨之入終南
山行二日至深絕處所見唯雲物掩苒崑

洞崎嶇進遇石壇共止其上僧命秀鑽燧

出火炷香望層霄拜之忽雲開見崖半有

朱門高聳剎旛飛揚秀忻然與之攀躋而

上漸聞午梵清圓鐘磬交作湏臾望見其

寺有頽曰回向其僧即趨而入命闍者授

秀館因具儀謁上方老宿次見諸僧皆奇

偉雍穆相勞問明日秀出袈裟遍寺施之

老宿謝畢携秀入一空房呼侍者取尺八

俄頃侍者持玉簫至老宿曰此唐天子舊

居之室也向在此好聲樂故降為人主父

當復歸秀止再宿不得留老宿授與玉簫并袈裟囑曰持歸獻唐天子即遣僧送秀出寺行未遠回望而雲霧四合秀慨歎而還詣闕表上所寄帝覽之因取玉簫調弄宛如夙御焉其後燕沉香亭詔李白為辭

帝吹玉簫楊妃起舞歡甚疑飄搖而仙去

善唐史

○封孔子文宣王 水衣冕南面十哲圖七十二賢廟壁

發長者李通玄唐宗子也開元二十八年順世長者以七年至太原孟縣有高仙奴者

識其為大賢館之齋中每旦唯服棗十顆栢葉餅如七大者一枚終日濡毫臨紙未嘗接人事如是三稔遷馬氏古佛堂側築土室以居晝日危坐而已閱十年忽囊負經書而去行二十里偶一虎當途馴伏玄

我

二

撫之曰吾將著論釋華嚴經能為擇棲止處不即以經囊負其背而隨之至神福山原下土龕之前蹲駐玄取其囊置龕中虎即安尾而去其龕瑩潔廣六七肘圓轉上下稱之蓋天設以昇有道非人力所為也

如卷錄

長者著論之夕心窮玄奧口出白光以代
燈燭于時忽有二女子容華絕世皆可笄
年衣布衣俱以白巾幪首曰爲長者汲泉
炷香奉紙墨每於卯辰之間輒具淨饌置
長者前齋畢徹器則引去莫測所之如是

五載至長者著論畢遂滅迹不見長者美
鬚鬢朗眉目丹唇紫肥冠樺皮衣麻衣長
裙博袖散腰徒跣而行放曠人天靡所拘
執嘗一日出山遇里人高會燕樂長者就
語之曰汝等好住吾將歸矣衆驚其去有

送入山者至龕而謝遣之即於是夕煙雲
凝布崑谷震蕩有二白鶴翔空哀啖其餘
飛走悲鳴滿山翌日里人共往候之則已
端坐示寂于龕中壽九十有五華嚴論四
十卷決疑論四卷會釋二卷十門玄義排
科釋略及緣生解迷十明論各一卷十玄
六相普賢行願華嚴緣觀偈贊詩賦等里
人聚於方山逝多蘭若大曆中沙門超廣
始獲之遂行于世

十二月青原行思禪師示寂吉州安城人

也姓劉氏幼年出家初見六祖問當何所
務即不落階級祖曰汝曾作什麼師曰聖
聖諦亦不爲祖曰落何階級師曰聖諦尚不
爲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及居青原有沙
彌希遷者見師師云子何方而來曰曹溪
師曰將得什麼來曰未到曹溪亦不失師
曰恁麼則用去曹溪作什麼曰若不到曹
溪爭知不失遷問曹溪還識和尚不師曰
汝今識吾不曰識又爭識得師曰衆角雖
多一麟足矣他日又問遷汝什麼處來曰

曹溪師乃豎起拂子云曹溪還有這箇麼
曰非但曹溪西天亦無師曰子莫曾到西
天不曰若到即有也師曰未在更道曰和
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師曰不辭
向汝道恐已後無人承當又令遷往南岳
南岳和尚處下書曰汝達書了速回吾與汝箇
鉏斧子住山遷至彼未呈書便問不重已
靈不求諸聖時如何讓曰子問太高生何
不向一問遷曰寧可永劫沉輪不慕諸聖
解脫讓便休遷回師問子返甚速書達不

遷曰信亦不通書亦不達師曰作麼生遷
舉前話了便云去時蒙和上許鉗斧子便
請師垂下一足遷禮謝辭往石頭即石頭
和上是也及是師既歸寂門人咸尊爲七
祖馬

我七

四

時京都興唐寺禪師普寂卒舊唐史云寂
生河東馬氏少時徧尋高僧學經律師事
神秀凡六年秀竒之盡以道授之秀入京
因薦與則天得度爲僧秀歿天下好釋氏
者咸師事之中宗聞其高行特下令代

神秀統其法衆開元十三年有旨移寂於
都城居止時王公士庶爭來禮謁寂嚴重
少言來者難見其和悅之容遠近尤以此
重之及卒凡京城士庶曾謁見者皆制弟
子之服有勅賜號大照禪師塋日河東尹
裴寬及其妻子並哀麻列于門徒之次士
庶傾城哭送市易幾廢

季改天寶

九月太子詹事嚴挺之卒少有風操累登
顯用皆著聲績天下引領望其爲相帝亦

續前

知其賢欲遂相之晚為李林甫所抑鬱鬱不得逞至是預為墓誌曰天寶元年挺之自絳州刺史抗疏陳乞天恩允從許養疾歸間兼授太子詹事前後歷三十五官每承聖恩常忝獎擢不盡驅策駕塞何階仰

後七

五

荅鴻造春秋七十無所展用為上士所悲其年九月寢疾于洛陽之私第以某月某日葬于太照和上塔次之西禮也盡忠事君叨載國史勉拙從事或布人謠陵谷可以自紀文章馬用為飾初挺之師事大照

禪師惠義深明釋典及遺堊大照塔次示不忘其德見舊唐史

策帝遣中使楊庭光入司空山采常春藤光因詣無相寺問本淨禪師曰弟子慕道斯久願和上慈悲略垂開示師曰天下禪宗

碩學咸會京城天使足可啓決貧道猥山傍水無所用心楊再拜師曰天使休禮貧道天使為求佛耶問道耶曰弟子昏昧未審佛之與道其義云何曰若欲求佛即心是佛若欲會道無心是道曰云何即心是

僧岩講

佛曰佛因心悟心以佛彰若悟無心佛亦不有曰云何無心是道曰道本無心無心名道若了無心無心即道庭光跪受回關具以山中所遇聞奏即勅庭光賚詔起師以是冬十二月到京安置白蓮亭明年正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立二俱虛妄總是假名遠曰禪師見有身心是道以否師曰山僧身心本來是道遠曰適言無心是道今又言身心本來是道豈不相違師曰無心是道心泯道無心道一如故言無心是道身心本來是道道亦

委

六

本是身心身心本既是空道亦窮源無有遠曰觀禪師形體甚小却會此理師曰汝只見山僧相不見山僧無相遠曰請禪師於相上說出無相師曰淨名經云四大無主身亦無我無我所見與道相應大德若

第一九〇册

以四大有主是我若有我見窮劫不可會道也遠慚汗而退如遠者又七人往復論道師皆縱口詞辯傾注帝及四眾莫不稱善而罷

第三年南嶽懷讓禪師示寂元和中名儒張

景正甫製其碑曰天寶三載觀音大師終于衡岳春秋六十八僧臘四十八元和十年故大師弟子道一之門人曰惟寬懷曝感塵劫遽遷塔樹已拱懼絕故老之口將貽後學之憂丕若貽謀思揚祖德乃列景行

託於廢文強名無跡以慰乎罔極之思曰自騰蘭演教于此上也殆將千歲達磨傳心至六葉也分爲二宗不階初入頓入佛慧曹溪教旨於是乎傳弘而信之觀音其人也大師諱懷讓京兆杜氏其先因家安

康即爲郡人我髮年後發聽悟絕眾群言所七涉一覽無遺居常而未或好弄在醜而不可褻近嘗嘿觀止水因而頽影形儀顯若深宛在鏡中三反厥像如初沛然而心乎獨深得還步未輟聞於空中曰佛法津梁俟子

而大既應付嚼爾盍勉之乃深割愛線亟
從剝落以荆土律藏之微密也大士智京
在馬攝衣從之既進而儀法峻整冠於等
輩以嵩嶽禪之泉海也長安長老在馬稽
首咨之既授而身心自在超出塵垢厭離
文字思會宗元周法界以冥搜指曹溪而
遐舉能大師方弘法施學者如歸涉其藩
閫者十三馬躋其堂室者又十一馬師以
後學弱齡分於末席虛中而若無所受善
閉而唯恐有聞能公異焉置之座右會一

音吹萬有衍方寸彌大千同馬而友暢異
馬而昭合同受祕印因爲宗師乃陟武當
窮棲十霜竭來衡岳終焉是託般若勝槩
有觀音道場宴居斯宇因以爲號或微言
析理辯士順風而杜其口或杖屨將撰山
靈借留而現於夢遠自梁益近從荆吳雲
趨影附風動川至靈山聖會古今一時至
矣哉未始聞也一公見性同德弘教鍾陵
蔚爲名家再揚木鐸而施及寬暉繼傳心
燈共鎮國土乃追琢琬琰揭于故山揚其

耿光以示來劫其受法弟子亦序列于左
式明我教之有開焉

旨○立楊太真爲貴妃矣○道士吳筠是年
詔見于大同殿帝問道要對曰深於道者
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喪紙劄耳復問

神仙治鍊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
非人主宜留意筠每陳皆名教世務以微
言諷天子天下重之沙門嫉其見遇而高
力士素事佛共短筠於帝筠知不得留辭
還山下詔爲立道館後徙茅山由會稽剡

中卒初筠見惡於力士而斥故其文深詆
釋氏議者譏其甚月向時浙西觀察使陳少
游大惡筠所爲因命法師神邕著論折之
邕著翻迷論以訂其妄筠論遂廢給事中
竇紹見邕論歎曰邕可謂塵外摩尼論中

師子

歲五月制天下度僧尼並令祠部給牒今謂
之祠部者自此而始也

是歲不空三藏自西域還詔入內結壇爲
帝灌頂賜號智藏國師時方士羅思遠者

以術得幸有旨令與不空驗優劣他日會于便殿思遠持如意向之言論次不空就取如意投諸地令思遠舉之思遠競力不能舉帝擬自取不空笑曰三郎彼如意影耳即舉手中如意示之思遠欽服而罷不

空見凡祈禱必張綉座手持木神誦呪擲之神自立于座四衆環視必見其神目吻瞬動所禱雖造化之功可奪朝野奉之如佛焉是年鳳凰現
帝世尊示滅一千七百年矣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袁潤州鶴林寺徑山大師玄素卒左補闕李華製碑其畧曰嗚呼菩提位中六十一夏父母之生八十五年赴哀泣者可思量不至有浮江而奠望寺而哭十里花雨四天香雲幡幢蓋網光蔽日月以其月二十一日四衆等號捧全身建塔于黃鶴山西原象法也州伯邑宰執喪師之禮率申哀慕江湖震悼曩於寺內移居高松互偃涅槃之夕倚桐雙枯虎狼哀號聲破山谷人祇慘慟天地晦冥及發隱登原風雨如掃慈

第一九〇册

烏覆野靈鶴徊翔有情無情德至皆感門
人法鏡法海親奉微言繕崇龕座菩薩戒
弟子故吏部侍郎齊翰故刑部尚書張均
故江東採訪使劉日正故廣東都督梁昇
故潤州刺史徐嶠韋昭理故給事中韓延

賞故御史中丞李丹道流人望莫盛於此
弟子嘗聞道於徑山猶樂正子春之於夫
子也洗心瞻仰天漢彌高鏡公門人悟甚
深者大理評事楊詣過去聖賢諸功德歲
志之所至無不聞知魯史從告况乎傳信

其文曰濁金清鏡在爾銷鍊磨之瑩之功
至乃見膏漬注然光明外遍陽升律應草
木皆變啓迪瘖瞽唯吾大師息言成教捨
法興悲辰極不動風波自移境由心寂道
與人隨杳然玄默湛入無爲性本非垢云

何淨除身心宴寂大極淪胥內光無盡萬
境同如甘露正味琉璃妙器遍施大千無
同無異度未度者化周緣備道樹忽枯涅
槃時至我無生滅隨世因緣吉祥殿上應
化諸天寂寂靈塔滔滔逝川恒沙劫壞智

月常圓

卷西蕃寇圍涼州帝命三藏不空祈陰兵救
之空誦仁王密語數番有神介胄而至帝
親見之問曰神謂誰空曰北方毘沙門天
王長子也空誦密語遣之數日涼州捷報

有神兵至威武雄盛賊畏懼卷甲而去帝

聖悅詔天下軍壘皆立毘沙門天王祠

聖左溪玄朗法師卒朗如意中得度就會稽
叩宗法師商畧律部依恭禪師研究心法
行頭陀教初南岳惠文禪師悟法華宗旨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以授惠思禪師思授天台智顛顛授章安
灌頂頂授縉雲智威威授東陽惠威朗奉
事東陽盡傳其道重山深林怖畏之地獨
處岩穴凡三十年宴坐左溪因以馬號每
日泉石可以洗昏蒙雲松可以遺身世吾

我

士

以此始亦以此終建立精舍約而不陋跪
懺其間奉觀音上聖願生兜率親近彌勒
心不離定口不嘗藥或衣弊食絕布紙而
綻掬泉而齋如繒纈之温如滑甘之飽或
問萬行俱空云何苦行答曰本無苦樂安

第一九〇册

習爲因衆生妄除我苦隨盡又問山水自利如聚落何對曰名香挺根於海岸如來成道於雪山未聞籠中比夫寥廓也一日告門人曰吾五印道成萬行無得戎馬心本爾等師之言訖而逝春秋八十有二弟

子神邕玄淨法燈消辯湛然等數十人傳其教補闕李華誌其碑陰畧曰禪師誨人匪勸講不待衆一鬱多羅四十餘載一尼師壇終身不易食不重味居必偏廈非披閱聖教不空然一燭非瞻禮尊儀不虛行

一步其微細修心皆循律法之制是以遠方沙門隣境耆宿擁室填門若冬暘夏陰不召而自至也其後翰林梁肅深得台教之旨趣嘗著天台法門議曰修釋氏之訓者務三而已曰戒定慧斯道也始於發心

成於妙覺經緯於三乘導達於萬行而能事備美昔法王出世由一道清淨用一音演法機感不同所聞益異故五時五味半滿權實偏圓小大之義播於諸部粲然殊流要其所歸無越一實故經曰雖說種種

道其實爲佛乘又曰開方便門示真實相
喻之以衆流入海標之以不二法門自他
兩得同請秘密此教之所由作也洎鶴林
滅而法網散神足隱而宗塗異各權所得
互爲矛盾更作其中或三昧示生四依出

我七

十三

現應機不等持論亦別故攝論地持成實
唯識之類分路並作非有非空之談莫能
一貫既而去聖茲遠其風東扇說法者枉
桎於文字莫之自解習禪者虛無其性相
不可牽復是此者非彼未證者謂證慧解

之道流以亡反身口之事蕩而無章於是
法門之大統或幾乎息矣既而教不終否
至人利見惠聞惠思或躍相繼法雷之震
未普故木鐸重授於天台大師大師像身
子善現之超悟備帝堯大舜之休相贊龍
樹之遺論從南嶽之妙解然後用三種止
觀成一事之因緣括萬法於一心開十乘
於八教戒定慧之說空假中之觀坦然明
白可舉而行是故教無遺法法無棄人人
無廢心心無擇行行有所證證有其宗大

師教門所以為盛故其在世也光照天下
 為帝王師範其去世也往來上界為慈氏
 輔佐卷舒於普門示現降德為如來所使
 階位境智蓋無得而稱焉於戲應跡雖往
 微言不墜習之者猶足以抗折百家昭示

我

十三

三藏又况聞而能思思而能修修而能信
 信而不已者歎斯人也雖曰未證吾必謂
 之近矣今之人正信者鮮啓禪關者或以
 無佛無法何罪何善之化化中人已下馳
 騁愛欲之徒出入衣冠之類以為斯言且

不達耳故從其門者若飛蛾之赴明燭破
 塊之落空谷殊不知坐致焦爛而莫能自
 出雖欲益之而實損之與夫衆魔外道為
 害一揆由是觀之此宗之大訓此教之旁
 濟其於天下為不侔矣自智者傳法五世

至今湛然大師中興其道為予言之如此
 故錄之以繫于篇

是歲魯山令元德秀卒德秀字紫芝河南
 人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
 其母至京師母亡廬墓側刺血寫佛經數

千言絕筆感異香芬_焚日而息食不鹽
酪藉無茵席調南和尉德秀不及親在而
娶不肯婚人以爲不可絕嗣荅曰兄有子
先人得祀吾何娶焉初兄子襁褓喪親無
資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涌流能食乃

止家苦貧求爲魯山令歲滿筭餘一緡駕
柴車還愛陸渾佳山不乃定居家無僕妾
歲饑或日一爨嗜酒陶然鼓琴以自娛房
瑄每見德秀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
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嘗語人曰吾不幸生

衰俗所不耻者識元紫芝也及卒家唯枕
履單瓢而已族弟元結哭之慟或曰子哭
_辭過哀禮與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
至大夫弱無固杜無專老無在死無餘人
情所耽溺喜愛可惡者大夫無之生六十

疾七

十四

年未嘗識女色視錦綉未嘗求足苟辭佚
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
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飡吾哀之以
誠荒媼貪佞綺紈梁肉之徒耳

論曰凡諸史雜傳俱未有卓行篇唐史

特設此題載元魯山數人而已觀魯山
 行已之操及其弟元結所稱儼然一高
 僧耳寘唐史數千人中遂蘄然傑出願
 不美哉舊史稱其居母喪刺血寫佛經
 數千言絕筆感真香芬馥彌日而息而
 新史削之夫魯山居喪所為出乎至誠
 宋景文何嫌而削之若謂惡求福於佛
 儼固未嘗邀魯山魯山自為之而不疑
 何佛之嫌若以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
 應毀則乳亦婦人之事非男子有也魯

山尚能出乳以食兄之子獨不當以血
 為母寫經何也景文深存名教然君子
 百行殊塗同歸奚必蘄蘄然以儒釋歎

哉

采○安祿山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
 十一月反共十五萬發范陽陷東都

我七
 十五

肅宗亨改至德元載玄宗第三子諱山反
 玄宗幸蜀稱上太子

於鳳州日即位李泌為相郭子儀李光
 弼馬平安祿山史思明之亂帝年五十一
 二崩葬建陵
 在位七年

開元
 德宗五月逆賊安祿山陷長安玄宗幸蜀或謂
 車駕入蜀之初有守上與祿山偕反者其

人曾爲闕守有畫像在路次玄宗忽見之不勝大怒命侍臣以劔斬像首其人時在陝西不覺其首無故忽墮于地及是駕至成都渡萬里橋悟一行金盃當歸之識於是洗然忘憂云

秋七月皇太子即位于靈武是爲肅宗旬日諸鎮節度兵至者數十萬乃以房琯爲相兼元帥討賊未幾爲祿山所敗于時寇難方剋或言宜憑福祐帝納之引沙門百餘人行宮結道場朝夕誦唄帝一夕夢沙門

身金色誦寶牒如來名以問左右或對曰賀蘭白草谷有新羅僧名無漏者常誦此佛頗有神異帝益訝之有旨追見無漏固辭不赴尋敕節度郭子儀諭言無漏乃來見于行在帝悅曰真夢中所見僧也既而

三藏不空亦見于行宮帝併留之託以祈禳

丁酉正月安祿山子慶緒使李猪兒弑祿山而自立九月副元帥郭子儀破安慶緒復京師十月帝至自靈武十二月太上皇至自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第一九〇册

西蜀○未幾於內禁立道場講誦讚頌甚嚴宰相張鎬諫曰天子之福要在養人以一函宇善風俗未聞區區佛事能致太平願陛下以無為為心不以小乘擾聖慮帝不納尋敕五嶽各建寺廟選高行沙門主

此之聽白衣能誦經五百卷者度為僧或納錢百緡請牒剃落亦賜明經出身及兩京平又於關輔諸州納錢度僧道萬餘人進及納自此而始改乾元復稱年○史思明殺安慶緒復反

是歲新羅僧無漏示寂于右閣門合掌凌空而立足去地天所左右以聞帝驚異降蹕臨視得遺表乞歸葬舊谷有詔護送舊居建塔至懷遠縣下院輒舉不動遂以香泥塑全身留之下院

是歲遣使詣韶州曹溪迎六祖能大師衣鉢入內供養詔南陽惠忠禪師赴闕忠越州諸暨人自受曹溪心印居南陽堂字谷中凡四十年足不下山門嘗示眾曰禪宗學者應遵佛語一乘了義契自心源不了

義者互不相許如師子身虫夫為人師若
涉名利別開異端則自他何益如世大匠
斤斧不傷其手香象所負非驢所堪及是
赴詔初安置千福寺一日帝問如何是十
身調御忠起身而立曰會麼帝曰不會

我七

七

願左右云與老僧過淨瓶來帝又問如何
是無諍三昧荅曰檀越踏毘盧頂上行帝
曰此意如何忠曰陛下莫認自己清淨法
身帝益不曉於是齋沐別致十問其一曰
見性已後用布施作福否忠對無相而施

合見性二曰日久作何行業合得此道忠
荅無功而修合此道三曰或有病難將何
道理修行抵擬忠對無功而修了業本空
得不動轉四曰臨終時作麼生得清涼自
在無疑忠以努力自信道為對五曰煩惱

起時將何止息忠以本心湛然煩惱回歸
妙用六曰見性已去用持戒念佛求淨土
否忠對性即是佛性即是淨土七曰捨此
陰了當生何處忠以無舍無生自在生為
對八曰臨終時有花臺寶座來迎可赴否

忠以不取相為對九曰作麼生得神通似
佛國忠以見性如貧得寶如民得王對十
曰只依此本性修定得作佛否忠對定得
作佛佛亦無相無得乃為真得前十對皆
廣有其辭今約科目為對耳帝由是疑心

玄旨三月巳丑詔天下州郡各置放生池
冬十月昇州刺史顏真卿撰有唐天下放
生池碑銘并序曰皇唐七葉我乾元大聖
光天文武孝感皇帝陛下以至聖之姿屬
艱虞之運無少康一旅之衆當祿山強暴

之初乾鞏勞謙勵精為理惟誠而萬邦胥
悅克已而天下歸仁恩信侔於四時英威
達于八表功庸格天地孝感通神明故得
迴紇奚霫契丹大食循蠻之屬扶服萬里
决命而爭先朔方河東平盧河西隴右安

飛

文

魏西黔中嶺南河南之師虓闕五年推鋒而
勳効死權元惡如拉朽舉兩京若拾遺慶緒
遁逃已蒙赤族之戮思明跼伏行就沸鼎
之誅拯已墜之皇綱據再安之宗社迎上
皇於西蜀申子道於中京一日三朝大明

天子之孝問安侍膳不改家人之禮蒸蒸然翼翼然真帝皇之上儀誥誓所不及已歷選內禪生人以來振古及隨未有如我皇帝者也而猶嫗煦萬類憂勤四生乃以乾元二年歲次己亥春三月己丑端命左

驍衛右郎將史元琮中使張廷玉奉明詔其布德音始于洋州之興道洎山南劔南黔中荆南嶺南浙西諸道迄于昇州之江寧秦淮太平橋臨江帝郭上下五里各置放生池凡八十一所蓋所以宣皇明而廣慈

愛也易不云乎信及豚魚書不云乎洎鳥獸魚鱉咸若古之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非陛下而誰昔殷湯克仁猶存一而之網漢武垂惠纔致銜珠之答雖流水救涸寶勝稱名蓋事止於當時尚介祉於終古

我

七

豈我今日動者植者水居陸居舉天下以爲池罄域中而蒙福乘陀羅尼加持之力竭煩惱海生死之津揆之前古曾何髣髴微臣職忝方面生丁盛美受恩寔深無以上報謹緣臯陶溪斯歌虞頌魯之義述天

下放生池碑銘一竟雖不甲雍容聖明萬分之一亦臣之精懇也碑銘不錄

季改上元

季尚書左丞王維卒維字摩詰臨終無病遺親故書數幅停筆而化工草隸善畫名盛

於開元天寶間豪英貴人虛左以迎之寧薛諸王待以師友畫思入神至山水平遠雲勢石色繪工以爲天機所到非由學致也客有以按樂圖示者無題識維曰此霓裳第三疊取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

信與弟縉皆薦志奉佛食不葷血衣不文并絲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歆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泝辛夷塢與裴迪游其間賦詩相酌為樂喪妻不娶孤居三十年母喪表請以輞川第施為佛祠

黃改寶應四月庚戌楚州龍興寺尼真如恍若有人接之升天見天帝帝授以十三寶衆謂真如曰中國有灾宜以第二寶鎮之甲子楚州刺史崔旆奉表獻于朝其一曰玄黃天符形如笏長八寸闊二寸黃玉也亦有文云辟兵後二曰玉雞

毛文悉備 三曰穀璧徑六寸乘粒自然白玉也 四曰西

玉母環二枚徑七寸 五曰碧色寶圓而有光 六

曰如意珠形如卵 七曰紅韃鞬大如八日

琅玕珠二枚長二寸 九曰玉玦如環四分 十

曰玉印有文如底以印 十一曰皇后採桑

鈎長六寸形如箸屈其末色如金又如銀 十二曰雷公斧長

為寸闊 十三曰其史夫帝覽之大悅以置日中

則白氣屬天名之曰定國寶帝以獻自楚

州即皇太子始封之國又聞中原有火宜

以第二寶鎮之遂詔皇太子攝政事大赦

天下

五月太上皇崩年七十有八帝自春至夏

多不豫及太上皇崩哀感號慟致疾相距

十四日而崩年五十四皇太子即位是為

代宗

佛祖通載通載卷第七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第一九〇册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第一九〇册